



儿时所见： 神与我们同在

文 / 雨莲

常人中有句话，叫“三尺头上有神灵”，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空间里，有神灵一直在看着人。在东西方的古老传说中，都说神造了人，神扶持人走过洪荒蒙昧时代。只是人的这双肉眼，把人迷失了，又受无神论的毒害，更是自我封闭，视自己为高等生物，真的把自己和动物划等号，这是对神的侮辱，也是对神的不敬。

我在小时候经常看到神，那时也不知道是神仙，我以为别人也能看到，觉的是个很平常的事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无神论的灌输，渐渐的看不见神了。

修炼大法后，明白了许多的道理。儿时的记忆又在清晰展现，我知道了，神一直在保护着人，点化着人，神还记载着人做的那些善事和恶事，根据人做的善事和坏事，给人福报或恶报。人在迷中，总觉的做什么事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殊不知，神目如电，把人的一切看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我把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写出来，与读者分享，希望读者在文章中有有所领悟。

一、神在保护着我

在我上小学时，学校离家有四里地，途中要经过一个坟地，平时和小伙伴一起走，但有时自己走，我就害怕。一次值日，打扫卫生时，两个男生都跑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等我打扫完教室，往回走，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了，没到坟地时，我就害怕，心咚咚跳，紧张的要命，我就开始跑。跑过坟地后，我还是害怕，我接着跑，跑着跑着，我看见脑后上方出现一片白云（小时候，我经常不回头，就能看见背后发生的事情）。这片白云跟着我，我感觉是好事，但是我还在跑，脚收不住了。虽然我没有回头，但是我看到了白云上面站着一个天将，手中拿着一把大刀。我心里稳下来了，脚下还是没停步，跑了二里地，跑到村子口了，我看见夕阳给村子镀上了一层金色，各家的烟囱冒出了炊烟，还听到了狗叫声。看着熟悉的一切，我停住了脚步，回头对着天将说：“我到家了，你回去吧，谢谢你。”天将驾着云彩走了。

家里养羊，哥哥喜欢一只小羊，放学回来，经常给它揪点青草，还逗小羊玩，用手把着羊角和它顶架，时间一长，这个小羊就知道哥哥回家的时间了，就站在大门口等他，和他顶架。小羊逐渐长大了，劲也大了，哥哥说：“小羊大了，有劲了，不好玩了。”一天，我放学回来，羊迎接我来了，它走近我，低下头，要顶我，把我吓得赶紧上了旁边的大粪包（东北农村用来储存、发酵动物粪便的粪包，用来当农家肥，外边有一层土盖着），不敢下来，羊就在下边不走。我很着急，就看见神仙和天将在看着我，说着什么，我就想：谁来帮帮我呀。我看见那个天将走了，他去了我叔叔家。很快，我叔叔从家里出来了，看见我站在土包上，问：“大侄女，你站那干啥？”我说：“羊在下面，要顶我。”叔叔一听，乐了，把羊撵跑了。

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在河边玩，这个河，严格的说，雨少时，没有多少水；干旱时，就是一个干涸的土沟；下大雨时，雨水汇集，流速很快，被称为牯牛河。我和小伙伴坐在河边，正赶上水流湍急的时候，我看着湍急的河流，心想：掉进去就没命啦。我就看见一个神仙和一个天将在说话，就听到说什么“有一劫”呀。我想：有个小伙伴叫小杰，是不是说她呀？正想着，旁边的小伙伴不知怎的，一下掉进水里，她的手乱抓，一下把我拽了下去。冰凉的水中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很快，一股力量把我冲到了岸边，我俩赶紧抓着岸边的草，爬了上来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浑身发冷，我感到非常后怕，听到自己“咚咚”的心跳声。我和小伙伴坐在离岸边远一点的地方，太阳晒干了我们身上湿漉漉的衣服，我俩默默的站起来，回了各自的家，这个过程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心里只有死里逃生的余悸。

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，知道神一直在保护着我。

二、神在点化我，可是我不懂

神不但保护我，在我做错事时，神还通过一定的方式在点化我，可是那时的我，不知道是神在点化，也悟不到这些点化。

夏天，我放学回家后，就拿个袋子，上地薅（hao）猪吃的草，有时小伙伴找我玩，我不去，说：“我得薅猪吃的草。”她们对我说：“你真笨，五分钟就能干完的活，你干半个小时。”我问：“你们怎么薅的这么快？”一个小伙伴悄悄的说：“你薅黄豆叶子，这多快，别四处找灰菜、苋菜的。”我觉的这不太好，但是这些话灌进了我的耳朵里，我觉的我心里多了一个贼。我在黄豆地里走过来走过去，寻找灰菜、苋菜，就觉的太慢了，于是，那个贼念主宰了我，我时不时的薅一把黄豆叶子，发现这样速度快多了，我又担心被人看见，紧张的抬头四处看看，没有人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想：“谁也没看见。”突然眼前赫然出现一个穿绛色衣服的光头和尚（现在知道是罗汉），祥和的看着我，因为我经常能看见天上的神，所以我不觉的奇怪。我看看他，他看着我，他一直在我前面。我依旧紧张的看看村子，薅上一把豆叶，持续的关注我们有没有人看见我薅豆叶，却没有想到：神都看见你做错事了。

当我扛着一袋子猪食菜回家时，村子头有个人说：“你今天干的真快。”这话吓我一跳。晚上哥哥把袋子里的菜倒出

来，正要剁这些菜时，突然大声的说：“妹妹，你怎么薅黄豆叶子？”这一句话，象声炸雷，把我吓一跳。母亲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哥哥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没说啥？”母亲没吱声，我知道，母亲听到了。我很紧张，我知道，我的脸肯定象个大红萝卜。晚上的饭吃的一点味道都没有，睡觉时，母亲悄悄的对我说：“以后不要这样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把被盖住脑袋，眼角流出泪来。

以后我再也没有薅过豆叶。

三、看见神在记帐

小时候，我经常看见神仙，穿着古代的衣服，拿个本子，看着人，然后往本子上写东西，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明白了，是神在给人记账。所以说，人做了什么事情，千万不要以为没人看见，人做的善事、恶事，神不但看见了，还记下了，真的是“人做神看帐上留”。（《洪吟四》<人在做神在看>）

有一年夏天，和伙伴们玩，小伙伴们手中拿柳条拼命的撵鹅子跑，还抽打它们，把鹅子撵的上气不接下气。我空着手，跟在它们身后跑，有种胆颤心惊的感觉，想起母亲的话：“哑巴牲口，不会说话，可别欺负它们。”心里就想：这群小伙伴太野蛮，以后不和他们玩了。撵着撵着，有几个鹅子跑不动了，只有一个顽强的鹅子在柳条的抽打下还在跑，跑着跑着，鹅子一下昏死过去了，我们傻眼了。一个孩子赶紧拿来一个盆，把鹅子扣住，用手敲打盆子，时不时还打开盆子看一下。终于，昏死的鹅子醒了过来，我们松了一口气，那个鹅子傻傻的、栽栽歪歪的在我们注视的目光中走了。在我们围着盆子时，我看见一个神仙在往一个本子上面写字。

村子里一个老头，喜欢吓唬小孩，我亲眼看见他抓住一个顽皮的小孩，用胳膊肘夹小孩的脖子，把小孩脸憋的通红，小孩子都怕他。我和父亲一起走时，遇见他，他很和善的和父亲唠嗑，还问我多大了，我觉的他不可怕了。可是有一次，我从一个小伙伴家出来，在院子里遇见了他，一开始我没防备，走近了，他突然做出姿势要抓我，表情很可怕。我吓的转身就跑，小伙伴家西边的院墙很高，不知怎的，我竟然翻过去了，骑在墙头的瞬间，我看见神在往本子上记账。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，我摔在墙外面，很痛，我看见了有一个神仙在往一个本子上写东西。买完东西回家，母亲问我：“看见咱家的小猪了吗？咱家少了一个小猪。”我说：“没看见？”母亲说：“这个小猪上哪儿去了呢？”我脑中一下想起那个大哥哥砍死的白色小猪，心里打了个寒颤，原来死的那个小猪是我家的，可是我没敢说出这件事，我怕母亲和人家算账，我怕那个大哥哥恶狠狠的表情，我更害怕我说出后，那个大哥哥会拿着铁锹背地里砍我，那个大哥哥的表情太狰狞了。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我想起那个表情，就不寒而栗，很害怕梦里见到那个表情。

有一年我家养的母猪生了十多个小猪，一天，我去小卖店买东西，走过几家后，我看见一个十七、八岁大哥哥在收拾自己家泥泞的猪圈，一个白色的小猪仔进去了，那个大哥哥拿着铁锹，向着小猪仔拦腰砍下，表情恶狠狠的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赶紧走两步，不想看见大哥哥凶恶的表情，但是我听见了小猪的一声哀嚎，同时，我看见了有一个神仙在往一个本子上写东西。买完东西回家，母亲问我：“看见咱家的小猪了吗？咱家少了一个小猪。”我说：“没看见？”母亲说：“这个小猪上哪儿去了呢？”我脑中一下想起那个大哥哥砍死的白色小猪，心里打了个寒颤，原来死的那个小猪是我家的，可是我没敢说出这件事，我怕母亲和人家算账，我怕那个大哥哥恶狠狠的表情，我更害怕我说出后，那个大哥哥会拿着铁锹背地里砍我，那个大哥哥的表情太狰狞了。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我想起那个表情，就不寒而栗，很害怕梦里见到那个表情。

我的婶婶很爱占便宜，三天两头向母亲借东西，借面碱、苏打粉、盐、醋、火柴等等，总是说：“我买了再还你。”可是从来没见过她还。有一次，母亲让父亲买碱，父亲说：“怎么咱家的东西用的这么费？”母亲说：“孩子的婶经常来借。”父亲一听就火了，说：“下次别借给她，是不是一次也没还？”母亲点点头。父亲说：“看着她，我得说说她，咱不能吃哑巴亏。”有一天婶婶来我家，很严肃的对母亲说：“嫂子，我得跟你说说叨叨，你说，我哪次借东西没还，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我的为人，我大哥咋能那样说我呢？……”婶婶不停的说，听着就觉的她都对，我父亲、母亲都一身不是了，我都听迷糊了，觉的婶婶说的好极了，可是，我真的没看见她还过东西呀。这时，我看见了两个神，都在往本子上面写东西，一个神的本子上写的象账本，是黑色的，另一个写的不多，是黄色的。最后母亲陪着不是，把婶婶送走后，我说：“婶婶真的没有还过东西，可是她把自己说的真好啊，我都糊涂了。”母亲叹口气，说：“唉，浑身是理呀，好在天老爷不灭大傻瓜。”

小时候，农村日子过的很苦，即使丰收的年景，农民也就刚刚果腹，村里收完庄稼，大人就把孩子打发出来，让孩子捡点庄稼，小伙伴连皮带拿，会弄回家一大捆黄豆或其它东西，我不敢偷，只能捡回来一点东西。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小孩跟在装麦捆子车后面，有几捆麦子掉下来，一个小伙伴赶紧抢了一捆，另一个小伙伴直接坐在了麦捆上面，意思这几捆麦子是她的了。那时，我又看见神在往本子上记东西。时间长了，村里人就说：“谁谁家的孩子真尖，会往家弄东西，谁谁家的孩子太傻，不抢上。”

现在知道了：神仙拿的是善、恶簿子，专门记载人做的善、恶事。人啊，总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，总想得到很多的好处，

把眼前的东西看的太实在了，可是人生在世，是有业力轮报的。怎么能可着人的想法，去过人的生活呢？人得到了就高兴，得不到就懊恼、愤愤不平。可是命里有没有这种东西呀，强者就会造业，人认为的尖和傻，在神的眼里正好相反，人间的理是反的。常人中有句话，叫“苍天有眼”，的确如此。可是人不知道，还自以为是，觉的自己精明，不吃亏。

四、小时候看到的奇异事

小时候，除了看到神仙，我还看到了其它奇异的事情。在农村，是没有什么娱乐的。白天，小孩子们在疯玩着。但许多个早上，我却能看到另外空间有人给我演戏。

在冬天，晚上睡得早，早上醒来的也早，通常一家人就趴在被窝里唠嗑。我就看着地上，不一会，就看见有队伍出现了，有人在表演，有东北的秧歌，有时是《西游记》的情节，还有其它节目。有一次，父亲一口痰吐出去，表演的队伍都很嫌弃的表情，他们不过来了，我觉的很扫兴，头伸回去，盖上被子。过了一会，我觉的没意思，又探出头去，队伍还不过来，我就眼巴巴的看着他们，他们就象商量事情一样，不一会过来了，都避开了地上那口痰。有时，西方的队伍也出现了，人很漂亮，白白的皮肤，高高的鼻梁，蓝色的眼睛，有戴礼帽的绅士，有贵族小姐，穿着漂亮的服装。我还看到了马戏团的小丑，鼻梁上抹着一块白粉，滑稽的在笑着。有时候，我醒来，仰头看棚，就看见一朵美丽的花在棚上转，不断的在翻花，还闪烁着光芒，有时看到的是紫色的花，有时看见是黄色的花。

我记的清楚的还有这么一件事。我家住的是土房，最西边的屋是仓房，仓房只有一个通风口，开在西边的墙上面。通风口冬天就关着，其它的季节就打开。在温暖的季节里，我经常看见有两个人在通风口那唠嗑，别看通风口不大，那两个人还坐着椅子呢。唠嗑时间基本上是下午一点开始，两点时两个人离开。我悄悄对哥哥说：“通风口有两个人在说话。”哥哥说：“不可能？”我说：“真的。”哥哥去仓房看了一下，回来说：“你看花眼了。”我去看看，人还在，我不吱声了。

夏天，仓房凉快，我经常在仓房看书。有一天，我在那看书，我抬头看看，他俩没来，看书累了，我看着通风口，歌歌眼睛，那两个人出现了，他们从袖子里拿出个小椅子，椅子变大，放好，人坐下了。拿出个小桌，又变大，放在中间，从袖子里又拿出酒壶，两个人开始喝酒，唠嗑，我就看我的书。现在想想，这两个人可能是另外空间巡视的差役，把我家的通风口当成了歇脚的地方。

五、人发誓，神在看，会兑现

现在人总好发誓，不把发誓当回事，其实，誓约是存在的。人发出的誓约如影随形，总要兑现，兑现时毫厘不爽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。正如一首诗所说：“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”

父母有一次和借债的人发生争吵，说他们少还钱了，那家人指天指地的发誓，说如果昧良心，贪占我家的钱，就让他家房子着火、承包的稻田赔钱，女儿当小姐。结果春天发出的誓，到秋天就兑现了两件。这家人的房子着火了，村子人去救火，我看见有神仙在记这件事。半个月后，听说他家的稻田赔了，粮食减产，村里人都觉的奇怪，风调雨顺的，怎么就减产了呢？几年后，村里的人说他家女儿在外面当小姐。

村子里的兄弟俩，合伙包地挣钱，结果因为利益问题，两个妯娌之间发生矛盾，受枕边风影响，兄弟俩反目为仇。那个哥哥其实是被妻子迷惑了，他的妻子特别能占人便宜，嘴又很会说。被妻子蒙蔽的哥哥气愤之下，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，在月亮地里，摆下桌子，叩拜神仙，发出毒誓：弟弟冤枉了我，老天有眼，如果我占了弟弟的便宜，让我不得好病、儿女结婚后都离异，让我看着这些事出现。二十多年以后，这个可怕的誓约在兑现，先是儿子离婚；两三年后，女儿离婚了，家庭变故让那个哥哥着急上火，几年后，得癌症去世了。那个哥哥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，陆续等来了自己发出的誓约。我和他家曾经是邻居，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家庭的变故，想起了在那个哥哥发下毒誓的晚上，我站在我家的房头，看见有一些神，站在他家院子上空，有光芒在闪烁，有神在往本子上写字。我又看看别人家的院子，都没有那种光芒，当时觉的好奇，我看了好一会。

上面写的这两件事都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我想说的是：发誓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誓约不是发着玩的，弄不好会把身家性命搭进去。

现在的中国人，入党、团、队时，都要举手发誓：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，这是对着共产幽灵（红魔）发出的一个毒誓，如不退出，也是很危险的。

现在想想小时候的许多事情，明白了：神佛慈悲与人，保护着人，点化着人，维持着道德，等待着大法开传。

可贵的中国人啊，不管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，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神一直与我们同在！心存善念，摒弃恶念，认同普世的价值标准，认同真、善、忍最高宇宙真理，退出恶党，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